

日本畅销推理作家湊佳苗最新作品
第65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奖

家住都市的洋平出生于小島，同級生的突然來信喚起了他關於小學時父親失蹤的記憶。食不果腹的生活，突然出現的好心大叔，和母親每晚尋找父親走過的路，還有被毀滅的少年的愛情……

望乡

望鄉

[日] 湊かなえ
湊佳苗 著

談謙 譯



漓江出版社

望乡

湊かなえ
[日] 湊佳苗 著 谈谦 译



漓江出版社
桂林

BOUKYO by MINATO Kanae

Copyright © 2013 by MINATO Kanae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INATO Kanae,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Japan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PRC.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3-1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乡/(日)湊佳苗著;谈谦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407-7280-2

I. ①望… II. ①湊… ②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6525号

策 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许 莉
装帧设计:嫁衣工舍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6.5 字数:117千字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目 录

- | | |
|-----|-------|
| 1 | 桔子花 |
| 34 | 海水星斗 |
| 69 | 梦 园 |
| 102 | 云丝线 |
| 137 | 石刻十字架 |
| 167 | 光明的航路 |
| 197 | 译后记 |

桔子花

身在遥远的他乡，耳畔仍不时回荡着微浪拍击燧滩的声响。

透过高楼的间隙，我怯生生仰望着灰色的天空——是谁在轻抚我失去了翅膀的灵魂？像母亲的摇篮曲。

白纲岛市的结市仪式，仿佛成了一个献丑大会。

讲演台上年过四十的半老徐娘，手舞足蹈地宣读一篇滑稽的作文。听见前排发出了抽泣声，莫非是我的错觉？我身边最后一排落座的来宾百无聊赖，甚至有人瞌睡得张着大嘴。

但我却得硬挺着，因为宣读作文的是我姐姐。今天凌晨三点我被母亲叫醒，之后就一直没合眼。上午十点便来参加这个仪式。

——孟兰盆会的迎祖灯火点燃了吗？

——点了的。

——奇怪啊，没觉着你爸爸回来啊。

今天八月十五,第三天了。为了让母亲看得清楚,我让她坐在屋外的长廊。敞开大门,在烈日炎炎的酷暑中,迎祖灵火在院子里足足燃了半个小时。

可是,干嘛想让父亲回来呢?附上了什么不祥之物咋办?如果老年痴呆能消除不幸的记忆,那么不管生者还是死者——反正是希望逝者复生。

我强忍泪水。紧闭的双眼中浮现出白纲山脉。

不可抗拒的历练揉碎了我的心脏,白纲山如同父亲那双温暖的大手,迎向跪倒在地的我。年华似水。离开故乡已多年,父亲似的白纲山仍高耸在我的心头——

母亲患了痴呆症,无可奈何。可姐姐是否精神正常啊?这里的父亲显然泛指天下的父亲形象。或者,我心中的父亲记忆本身就是错位的。嗨,怎么说呢?

三十年前的我只有十岁,往事却记忆犹新。

我们普普通通四口之家生活在一个乡村小镇,家里有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父亲在镇公所供职;母亲是家庭主妇,操持家务还兼管着桔子园。

桔园的经营始自祖父母。母亲嫁过来后,也得帮着照料。祖父母过世后,母亲就只能独自管理了。桔园里可都是重体力活儿,就算卖了改换宅基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周末假日,父亲从不帮忙。他觉着自己已恪尽职守。假日里说声“钓鱼去”,就独自驾车出门。

家庭开支全靠父亲的收入,母亲也无可奈何。母亲天性如此,不仅对父亲,对其他人也是逆来顺受。

——周末啦节假日的,桔园也放个假,全家出去郊游怎么样?

父亲曾这样提议。但母亲和我晕车严重,姐姐又莫名其妙地与父亲不合,两人谈话从不超过五分钟。结果,父亲自然每逢假日独自出门。

我冷静地回顾往事,痛感是母亲、姐姐和我无可原谅的过错引发了那个悲剧。

大海像母亲,大地似父亲。

自然哺育,美若夕阳的蜜桔。

满口酸甜味儿……

如同我少女时代的记忆,令人生怜。

感觉胳膊刺痒,使劲儿抓挠,却不知为何脑海里浮现出我家的桔园。

桔园分三处,各有其名,山顶上的叫“顶点”;半山腰有一棵大枇杷树,就叫“枇杷树”;国道边没什么特色的便叫“国道”。

姐姐长我三岁,平日放学后我们总在一起,学钢琴,练算盘或跟邻家孩子玩儿。可是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我们被赶到桔园里干活儿。假日更得带上盒饭,在那儿耗上一整天。

收获的季节摘桔子,先用剪刀剪下桔子,留有一公分长的细枝,然后将多余的细枝剪除。桔子放入挎在肩上的小筐,背不动了便移放到集装箱里。我不喜欢熟透了的橙色桔子,更喜欢当年新结的青桔。那样的桔子滚落手中时我不会放入小筐,而是剥了皮一分为二,大口享用。

这种吃法是姐姐教的。我常常干不大会儿就喊“累”。姐姐却总是默默干活儿。看到姐姐箱子里装满了桔子,我心中便想:那有什么?谁看不见?姐姐年龄比我大嘛。而到了姐姐当时的那般年龄,我才服气了——还是姐姐做事认真。姐姐不停地将提篮中的桔子装到木箱中,装三个就会悄悄往我的箱子里放一个。

心灵手巧的姐姐比我强多了,会干各种农活儿,与这小岛的景色水乳交融。

一座白色的吊桥,架设在美丽的海面,给我可爱的故乡带来了什么呢?又从这里剥夺了什么?

这座连接小島和本土的白桥,正是出事的那年建成。当时我是小学四年级,姐姐是中学一年级。

白桥建成后不久,姐姐似乎就厌弃了桔园的活儿,隔三岔五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要复习啦、考试啦等等,死活不肯去那里。母亲便也没有勉强她。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姐姐每次都是在找借口。因为每次逃避的,都是“国道”旁桔园里的农活儿。

连接架桥的收费站就在临近“国道”的农田边。父亲曾懊恼地抱怨——唉，多少离开点儿距离就好了。

农田边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增加了一倍以上。不时有城里人图新鲜，将汽车停在桔园边，希望带走几个新摘的桔子。许多人拖家带口。当然，每个人都是一身漂亮的旅行装束。

这些人日常生活时，或许都穿着破旧的工作服。年幼时不会在意，不会区分身着破旧工作服的乡下人和打扮入时的城里人。而长大后头脑里闪现这样的图像时，就会生出凄凉之感。

姐姐一定感觉穿着破旧工作服干农活儿怪丢人的，所以不肯去“国道”。

但这样的解释只是说对了一半儿。

留在故乡的记忆微不足道。

但不知为何，每当说起故乡我都会热泪盈眶，心中充满了撕心裂肺的痛楚——

姐姐回忆着故乡，声音渐渐地微弱起来。她在哭泣。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人会像我们一样凄惨地流泪。

姐姐避惧“国道”已是两个月以前的事情。临近年末，寒假中的一天，她说肚子疼而不是要考试。

——今天姐姐没来么？

在田间道边儿国道附近的一个死角，刚想坐下来偷个闲，突然背后传来说话声。原来是姐姐的同学宫下邦和。此君外表平

庸，却因脑瓜子灵和奔跑迅疾而出名。我跟他不是一个年级，却也识其面、知其名。

我将姐姐的事情告诉了他。

——哦？肚子痛就没办法啦。想去探望，又担心让她心烦。要不你就吃了吧。别让你姐姐知道。

他给了我一大块巧克力。这种富含鲜奶油的板状巧克力上市不久。包装纸是漂亮的白底红花图案。我可是梦寐以求。几次缠着母亲要买，都被母亲断然拒绝；五十日元以上的零食——不买！

我道谢后接过巧克力，邦和坐到装满水泥的轻型小卡车驾驶座上，沿着田间小道开走了。邦和家经营的是宫下土木公司，承包山间高速公路隧道口周边的工程。我懵懵懂懂地目送汽车远去，全然没意识到家里做工的中学生能否开车。

——把巧克力给姐姐吧。妈妈另给你买。

吃盒饭的时候，妈妈对我说。我把邦和给的巧克力藏在了破工作服的口袋里，却还是被发现了。

回家将事情原委告诉了姐姐，并将巧克力交给了她。姐姐面无表情地说：“喏，分一半给你啊。”她将巧克力一分为二，小心地剥开花样图案的包装纸，带着里面的一层银纸。顿时，令人陶醉的甜甜的香味儿弥漫开来。姐姐脸上的表情却突然一变——“不要了。”说完将巧克力一把塞给我，关上了自己的房门。

我追上前，听到姐姐在隔扇那边将脸埋在枕头里哭泣。还是肚子疼么？我问她要不要“正露丸”。她却没好气地给了一

句——“不要！”回到客厅，我嚼着巧克力心里想：不是肚子痛，那是怎么回事儿啊？突然恍然大悟。

姐姐会不会爱上了宫下邦和啊？说道不想被人看到自己穿着工作服干活儿，怕谁看啊？莫非不是身着入时漂亮服饰的城里人，而是帮家里做工、时常通过“国道”边田间道的宫下邦和？

邦和送巧克力，想必之前在“国道”上见过姐姐。以物传情？普通的同学，用得着送新上市的高价巧克力吗？没准儿是姐姐在学校里跟谁说起了巧克力，又偶然被邦和听到了？要不就是他俩在暗恋？寒假过后，姐姐在学校对他什么态度呢？会为巧克力的事儿致谢吗？……

我并未理会姐姐的哭声，独自紧张地任凭着想象天马行空。可三天以后这些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父亲死于车祸。

可爱的故乡对逝去者也伸出双手，承接接着涌流不止的泪水。仿佛在说：“你也来为我哭泣……”

还有三天，就是年终。父亲一早就开车“钓鱼”去了。母亲、姐姐还有我则带着盒饭，坐上母亲的轻型小卡车去了“枇杷树”。当时还没有手机。父亲遭遇车祸是傍晚两点前后。得到通知，已是下午六点以后。我们被带去的地方并非岛上的医院。

赶到现场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

岛子上有很多一流的钓鱼场，对岸本土的钓客都会来此垂

钓。父亲是在对岸本土发生了车祸，副驾驶上另有一名遇难者。

那是一个我们完全不认识的女人。事故的原因是父亲疲劳驾驶。父亲拉到医院时还有一口气，女人则当场死亡。

后来判明了女人的身份。我当时是小学生，便没跟我细说详情，只知道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姑娘，跟父亲同在镇公所工作。

不过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还是了解到真相，吊唁客们悄声细语却并非怀念逝者。葬礼翌日闯入家中的老夫妇则怒斥“杀人犯”。母亲跪在地上，双手着地道歉，让我痛切地感觉到我们家正备受谴责。

葬礼上，姐姐、我的班主任老师及同学们都来了。他们自然也听到了吊唁客们的窃窃私语。

幸好，我当时还是小学生，而且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很好。当班里的男孩子嘲弄我说——“你爸爸是杀人凶手”时，班主任老师立刻训导全班同学，贬低他人是最愚蠢的行为。老师还十分严厉地说：那样做，一定会有同样的报应。

可是姐姐却受到了难以容忍的欺侮。她没跟家里人说。但第三学期开始不久，我看到姐姐半夜里偷偷地清洗鞋子。以后，她的本子也被人胡乱涂鸦。上体育课，衣服被人藏起来，白衬衣上还被人泼洒了墨汁。尽管这样，我却从没看到姐姐哭过。

有一天，姐姐从学校回来，披肩的秀发被人剪得乱七八糟。姐姐照样沉静地跟母亲说：“自己剪不成样，给我剪齐了吧。”听姐姐这样请求，母亲流着泪说：“对不起啊孩子。”然后给姐姐剪齐了头发。

只有一次，姐姐对母亲说过：“离开岛子吧。”

母亲只是不住地向姐姐道歉：“在异乡……可怎么生活呀？”

姐姐很可怜，母亲也很可怜……对所有人都在不断地道歉。

不，同情姐姐没有理由。最终她毕竟离开了岛子，高中毕业前跟男人私奔，将恶名留给了家庭并将母亲推给了我。

我的故乡啊。

当故乡的名称从此消失，多少个夜晚泪水相伴。

我深知自己的软弱，多少次，我用指甲狠掐着双手的掌心。

“那么，你留在岛上交税金呀？！”

冷不丁地一句嘟囔，让我吃了一惊。坐在前排的女人这样说道。懵懵懂懂中回忆往事，仿佛被人搨了一记耳光。

“是啊……”

旁边的女人附和道。两人跟我年龄相当或稍稍年长。

……是啊，没错。

但这样的对话姐姐听不见。容纳千人的市民会馆大厅后排发出这点儿声音，早就被前排的抽泣声掩盖了。

一排四十个座位，一共二十五排。前五排是来宾，第六排到第十排是明信片抽签选出的岛外来客；第十排是岛上住民；十一排到二十排是中小学、高中生代表，二十一排以后则是各地区代表。就是说，每个地区须有五位代表参加。区长挨家挨户点头哈腰，可是勉强来参会的尽是跟我一样没用的人——身着箱底

里翻出的、早已过时的连衣裙。

我那永远的故乡啊！

总算结束了。掌声雷动。退场时的姐姐笑容可掬，摇曳着飘逸的名牌裙子。前排后排的初中生、高中生都在热烈地鼓掌。看来姐姐的中学生读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女儿美香子。

姐姐的职业是作家。这次却以特别嘉宾的身份，作为小岛出身的著名人士出席闭幕式。姐姐跻身文坛已有二十年，从未公开过自己是白纲岛人，小说的背景、舞台也从未使用白纲岛或类似岛名，更未归岛参加过什么讲演会。这次却出席了“白纲岛市更名闭幕式”。

昨天晚上，姐姐突然来电话。

——我要参加明天的闭幕式，你不去么？

姐姐二十五年杳无音讯，这是分别后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惊讶之余，我怀疑自己的耳朵。

我应答道——“去啊。”

话音未落，那边就挂断了电话：“那好，明天见。”

——姨妈也来参加闭幕式？她可是大名人哪。

美香子嗓音沙哑。我却在一味沉思着最近的变化。她竟在讲坛上朗读了自己的作文——“我的故乡”。

当然，作家嘛，想必是哪儿的约稿。可总在大庭广众朗读那样的文章，还是给人寡廉鲜耻的感觉。

毕竟——她曾经遗弃了故乡小岛。

白纲岛依然如故，并没有沉入大海消隐无踪。隐去的只是“白纲岛市”的市制称谓。

白纲岛市今年迎来了建市五十五周年。日本岛屿无数。在全国，像白纲岛这样的一岛一市建制却绝无仅有。建市之初，人口约四万人。白纲岛市造船业最负盛名，四十年前全盛期时，每周都有入水式。届临入水式，码头上人声鼎沸，有漫天飞舞的鸽子、气球和华丽的鼓乐队。

三十年前，白纲岛和本土间有了一座架桥，大广告将白纲岛称作“濑户内海的西西里亚岛”，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后在高速收费站旁竖起一座貌似比萨斜塔的建物，上面写着——“欢迎光临白纲岛市”。

桔子的价格也顺势增长。

然而好景不长。造船业不景气，牛肉、柑桔的进口取消了限制。泡沫经济好像发生在国外一样，对白纲岛并无影响。然而，泡沫经济的崩溃却正面冲击了白纲岛。当初上岛找活儿的外乡人离去了，接着土生土长的岛人也开始出走。

现在的人口是两万人。在岛上生活的人都痛切地感觉到，一岛一市的建制已很难维持。因此，跟对岸本土某市合并便没有引起太大的骚动。

无谓地叫嚷反对者，竟是那些离开了岛子出走的人。

你们想保住故乡对么？那么，你就住上岛子交纳税金呀。

前排女人的嘟囔并非只是冲着姐姐。

本来嘛,故乡到底是什么呢?

市镇村的合并在全国不断推进。不少地方出现了平、片假名混合的新潮市名。白纲岛是属于被兼并的,新市名自然使用对方城市的名称。

不过,并入文学气息浓厚、在全国颇负盛名的对方城市绝非悲哀之事。白纲岛依然如故。过去是白纲岛市某某镇,合并后变成了某市白纲岛某某镇。

海没有变,山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毋宁说,合并后并没有增加过度的基建预算,也没有新的担忧——不用担心新建公共设施会改变海岛的景观。

不解实情,才会为来宾故乡长、故乡短的无聊讲演或抛弃小岛的作家写的蹩脚文章而抽泣、流泪。弃岛出走的人倒是轻巧。

电视台几架摄像机在实况直播,想必拍到了想要的镜头。他们没有察觉到流泪哭泣的来宾身上是什么服饰——那样的衣服在岛上买不到的。他们真该留意那些外来者,仪式结束,竟连坟也不上就扬长而去。

还说要开设什么便利店,真是令人惊讶!

仪式开始前,有个女人对着麦克答道——白纲岛不是什么昭和村之类的游艺场设施而是住民生活的场所,离开岛子出走的人,有什么资格……使用怀乡啦回忆啦这样的字眼?

讲演台上撤掉了讲演器材后,三十来名身穿白衬衣和黑裙子的女性登台——她们是白纲岛女子合唱团。钢琴伴奏开始后,团员们摇摆着身体热情洋溢地歌唱起来。

充满桔子花香的怀念之路,山岗之路。

刚才对姐姐嗤之以鼻、坐在前排的女人开始抽泣。心情可以理解。

了解实情的岛民自然会有悲戚、寂寥之感。

小学社会课的课堂上老师讲——“一岛一市建制,全国只有白纲岛。”当时不理解是怎么回事儿,反正自豪地感觉到全国独一无二很了不起。想到全日本的小学生都会在考题试卷上写下——“白纲岛”,心中便悸动不已。

中央商店街总是热闹非凡。

幼年时最大的快乐,就是在小吃部买巧克力冰棍。

还有过节,春祭、夏祭、秋祭……每逢季节变换的祭日,神社旁参拜路上就摆出了许多小吃摊:棉花糖、苹果馅、章鱼烧、烤玉米、金平糖等等。那时我总是跟姐姐商量,不知道买什么好。结果总是我先定下了对象,姐姐却优柔寡断。所以都是我先如愿以偿。

——我要棉花糖。

妈妈给我买了比脸盘还大的棉花糖。一口气吃了,就又惦记姐姐的苹果馅,觉得还是姐姐的糖果更好。红红的糖果像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我后悔不已。吃不上姐姐的糖果就又哭又闹。妈妈只好掏出钱包,让姐姐跑回那条参拜路,又买回一串艳红艳红的苹果馅。

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周而复始。或是先要棉花糖后要烤玉